

元曲精華

編者 陶慕寧

元曲精華

三

周南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雜劇部

關漢卿

閨怨佳人拜月亭

第三折

〔夫人一折了〕〔末一折了〕〔小旦云了〕〔便扮上了〕自從俺父親就那客店上生扭散俺夫妻兩個，我不曾有片時忘的下俺那染病的男兒，知他如今是死那活那，不知俺爺心是怎生主意，提着個秀才便不喜，窮秀才幾時有發跡！自古及今，那個人生下來便做大官享富貴那！〔做嘆

息科〕

【正宮端正好】我想那受官廳、讀書舍，誰不曾虎困龍蟄！信着我父親呵，世間人把丹桂都休折，留着手把雕弓拽。

【滾繡毬】俺這個背會爺，聽的把古書說，他便惡紛紛的腦裂，粗豪的今古皆絕。您這些富產業，更怕我顧戀情惹。俺向那筆尖上自闌閨得些豪奢，搆起柄夫榮婦貴三簷傘，抵多少爺飯娘羹駟馬車。兩件兒渾別。

〔小旦云了〕阿也，是敢大較些去也。〔小旦云了〕

【倘秀才】阿我付能把這殘春捱徹，晦剗地是俺愁人瘦色□□。

〔小旦云了〕依着妹子只波。〔小旦云了〕〔做意了〕恰隨妹妹閑行散悶些。到池沼，陌觀絕，越教人嘆嗟。

【呆古朵】不似這朝昏晝夜，春夏秋冬，這供愁的景物好依時月。浮着個錢來大綠嵬嵬荷葉，荷葉似花子般團圓，陂塘似鏡面般瑩潔。阿幾時教我腹內無煩惱。心上無縈惹。似這般青銅對面妝，翠鈿侵鬢貼。

〔做害羞科〕早是没外人阿的是甚末言語那！這個妹子咱。〔小旦云了〕你說的這話，我猜着也囉。

【倘秀才】休着個濫名兒將咱來引惹，應待不你個小鬼頭春心兒動也。〔小旦云了〕放心放心我與你寬打周遭向父親行說。〔小旦云了〕你不要呵，我要則麼那！〔小旦云了〕〔唱〕我又不風欠、不癡呆，要則甚迭。

〔小旦云了〕咱無那女婿呵，快活；有女婿呵，受苦。〔小旦云了〕你聽我說波。

【滾繡毬】女婿行但沾惹，六親每早是說，又道是丈夫行親熱，爺娘行特地心別。而今要衣呵滿箱篋，要食呵儘鋪啜。到晚來更

繡衾鋪設，我這心兒裏牽挂處無些。直睡到冷清清寶鼎沉烟滅，明皎皎紗窗月影斜。有甚唇舌。

〔做人房裏科〕〔小旦云了〕夜深也，妹子你歇息去波，我也待睡也。〔小旦云了〕梅香，安排香桌兒去，我待燒炷夜香咱。〔梅香云了〕

〔伴讀書〕你靠欄檻臨臺榭，我準備名香爇。心事悠悠憑誰說？只除向金鼎焚龍麝，與你殷勤參拜遙天月。此意也無別。

〔笑和尚〕韵悠悠比及把角品絕，碧熒熒投至那燈兒滅，薄設設衾共枕空舒設冷清清不恁迭，閒遙遙身枝節，悶懣懣怎捱他如年夜。

〔梅香云了〕〔做燒香科〕

〔倘秀才〕天那這一炷香則願削減了俺尊君狠切，這一炷香則願俺那拋閃下的男兒較些。那一個爺娘不間疊！不以俺忒嗔嚇，劣缺。

〔做拜月科。云〕願天下心厮愛的夫婦永無分離，教俺兩口兒早得團圓。〔小旦云了〕〔做羞科〕

【叨叨令】元來你深深的花底將身兒遮，搽搽的背後把鞋兒捻，澀澀的輕把我裙兒拽，熅熅的羞得我腮兒熱。小鬼頭直到撞破我也麼哥，撞破我也麼哥。我一星星的都索從頭兒說。

〔小旦云了〕妹子，你不知我兵火中多得他本人氣力來，我以此上忘不下他。〔小旦云了〕

〔打悲了〕您姐夫姓蔣，名世隆，字彥通。如今二十三歲也。〔小旦打悲了〕〔做猛問科〕

【倘秀才】來波我怨感我合哽咽，不刺你啼哭你為甚迭？〔小旦云了〕你莫不元是俺男兒的舊妻妾？阿是是是當時，只爭個，字兒別。我錯呵了噫□□。

〔小旦云了〕您兩個是親弟兄。〔小旦云了〕〔做歡喜科〕

【呆古朵】似恁的呵咱從今後越索着疼熱，休想似在先時節。你又是我妹妹姑姑，我又是你嫂嫂姐姐。〔小旦云了〕這般者俺父母多宗派，您昆仲無枝葉，從今後休從俺爺娘家根腳排，只做俺兒夫家親眷者。

〔小旦云了〕若說着俺那相別呵，話長。

【三煞】他正天行汗病、換脈交陽，那其間被俺爺把我橫拖倒拽

出招商舍，硬廝強扶上走馬車。誰想俺舞燕啼鶯，翠鸞嬌鳳，撞着那猛虎獐狼，蝠蝎頑蛇。又不敢號咷悲哭，又不敢囑付丁寧，空則索感嘆咨嗟。據着那淒涼慘切，則那里一霎兒似癡呆。

【二】則就那裏先肝腸眉黛千千結，烟水雲山萬萬疊。他便似烈焰飄風，劣心卒性，怎禁那後擁前推亂捧胡茄。阿誰無個老父，誰無個尊君，誰無個親爺？從頭兒看來都不似俺那狠爹爹。

【尾】他把世間毒害收拾徹，我將天下憂愁結攬絕。〔小旦云了〕沒盤纏，在店舍，有誰人，廝抬貼？那消疏，那淒切。生分離，廝拋撇。從相別，恁時節。音書無，信息絕。我這些時眼跳腮紅耳輪熱，眠夢交雜不寧貼。您哥哥暑濕風寒縱較些，多被那煩惱憂愁上送了也。〔下〕

望江亭中秋切脍

第三折

〔衙內領張千、李稍上〕〔衙內云〕小官楊衙內是也。頗奈白士中無理，量你到的那裏，豈不知我要取譚記兒為妾？他就公然背了我，娶了譚記兒為妻，同臨任所。此恨非淺。如今我親

身到潭州，標取白士中首級。你道別的人為甚麼我不帶他來？這一個是張千，這一個是李稍。

這兩個小的，聰明乖覺，都是我心腹之人，因此上則帶的這兩個人來。〔張千去衙內鬢邊做拿

科〕〔衙內云〕喂！你做什麼？〔張千云〕相公，鬢邊一個虱子。〔衙內云〕這厮倒也說的是，

我在這船隻上，個月期程，也不曾梳篦的頭。我的兒好乖！〔李稍去衙內鬢上做拿科〕〔衙內

云〕李稍，你也怎的？〔李稍云〕相公，鬢上一個狗鰲。〔衙內云〕你看這厮！〔親隨、李稍

同去衙內鬢上做拿科〕〔衙內云〕弟子孩兒，直恁的般多！〔李稍云〕親隨，今日是八月十五

日中秋節令，我每安排些酒果，與大人玩月可不好？〔張千云〕你說的是。〔張千同李稍做見

科。云〕大人，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，對着如此月色，孩兒每與大人把一杯酒，賞月

何如？〔衙內做怒科。云〕喂！這個弟子孩兒，說什麼話！我要來幹公事，怎麼教我喫酒。

〔張千云〕大人，您孩兒每並無歹意，是孝順的心腸。大人不用，孩兒每一點不敢喫。〔衙內

云〕親隨，你若喫酒呢？〔張千云〕我若喫一點酒呵，喫血。〔衙內云〕正是休要喫酒。李稍

你若喫酒呢？〔李稍云〕我若喫酒害疔瘡。〔衙內云〕既是您兩個不喫酒，也罷也罷，我則飲

三杯。安排酒果過來。〔張千云〕李稍，抬果卓過來。〔李稍做抬果卓科。云〕果卓在此。我

執壺，你遞酒。〔張千云〕我兒，醺滿着。〔做遞酒科。云〕大人，滿飲一杯。〔衙內做接酒

科〕〔張千倒退自飲科〕〔衙內云〕親隨，你怎麼自喫了？〔張千云〕大人，這個是攝毒的盞

兒，這酒不是家裏帶來的酒，是買的酒，大人喫下去，若有好歹，藥殺了大人，我可怎麼了？

〔衙內云〕說的是，你是我心腹人。〔李稍做遞酒科。云〕你要喫酒，弄這等嘴兒，待我送酒。

大人滿飲一杯。〔衙內接科〕〔李稍自飲科〕〔衙內云〕你也怎的？〔李稍云〕大人，他喫的，

我也喫的。〔衙內云〕你看這廝，我且慢慢的喫幾杯。親隨，與我把別的民船都趕開者。〔正

旦拿魚上。云〕這裏也無人。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譚記兒是也。妝扮做個賣魚的，見楊衙內去。

好魚也！這魚在那江邊遊戲，趁浪尋食，却被我駕一孤舟，撒開網去，打出三尺錦鱗，還活

活潑潑的亂跳。好鮮魚也！〔唱〕

【越調斗鶴鶉】則這今晚開筵，正是中秋令節。只合低唱淺斟，

莫待他花殘月缺。見了的珍奇，不消的咱說。則這魚鱗甲鮮，滋味別。這魚不宜那水煮油煎，則是那薄批細切。

〔云〕我這一來，非容易也呵！〔唱〕

【紫花兒序】俺則待稍關打節，怕有那慣施捨的經商，不請言賒。

則俺這籃中魚尾，又不比案上羅列，活計全別。俺則是一撒網一蓑衣一筍笠，先圖些打捏。只問那肯買的哥哥，照顧俺也些些。

〔云〕我纔住這船，上的岸來。〔做見李稍。云〕哥哥萬福。〔李稍云〕這個姐姐，我有些面

善。〔正旦云〕你道我是誰？〔李稍云〕姐姐，你敢是張二嫂麼？〔正旦云〕我便是張二嫂。你怎麼不認的我了？你是誰？〔李稍云〕則我便是李阿鰲。〔正旦云〕你是李阿鰲？〔正旦做打科。云〕兒子，這些時喫得好了，我想你來。〔李稍云〕二嫂，你見我親麼？〔正旦云〕兒子，我見你可不知親哩。你如今過去和相公說一聲，着我過去切鮓，得些錢鈔養活我來也好。〔李稍云〕我知道了，親隨你來。〔張千云〕弟子孩兒，喚我做什麼？〔李稍云〕有我個張二嫂，要與大人切鮓。〔張千云〕甚麼張二嫂？〔正旦見張千科。云〕媳婦孝順的心腸，將着一尾金色鯉魚，特來獻新。望與相公說一聲咱！〔張千云〕也得也得。我與你說去。得的錢鈔，與我些買酒喫。你隨着我來。〔做見衙内科。云〕大人，有個張二嫂，要與大人切鮓。〔衙内云〕甚麼張二嫂？〔正旦見科。云〕相公萬福。〔衙内做意科。云〕一個好婦人也。小娘子，你來做甚麼？〔正旦云〕媳婦孝順的心腸，將着這尾金色鯉魚，一徑的來獻新。可將砧板刀子來，我切鮓哩！〔衙内云〕難的小娘子如此般用意，怎敢着小娘子切鮓俗了手？李稍，拿了去，與我薑辣煎燴了來。〔李稍云〕大人，不要他切就村了。〔衙内云〕多謝小娘子來意。抬過果卓來，我和小娘子飲三杯。將酒來，小娘子滿飲一杯。〔張千做喫酒科〕〔衙内云〕你怎的？〔張千云〕你請他，他又請你。你又不喫，他又不喫，可不這杯酒冷了！不如等親隨乘熱喫了，倒也乾淨。〔衙内云〕哇！靠後，將酒來。小娘子滿飲此杯。〔正旦云〕相公請！

〔張千云〕你喫便喫，不喫我又來了。〔正旦做跪衙内科〕〔衙內扯正旦科。云〕小娘子請起，我受了你的禮，就做不得夫妻了。〔正旦云〕媳婦來到這裏，便受了禮，也做得夫妻。〔張千同李稍拍卓科。云〕妙，妙，妙！〔衙內云〕小娘子請坐。〔正旦云〕相公，你此一來何往？〔衙內云〕小官有公差事。〔李稍云〕二嫂，專為要殺白士中來。〔衙內云〕哇！你說什麼？〔正旦云〕相公，你若拿了白士中呵，也除了潭州一害。只是這州裏怎麼不見差人來迎接相公？〔衙內云〕小娘子，却不知。我恐怕人知道，走了消息，故此不要他們迎接。〔正旦唱〕

【金蕉葉】相公，你若是報一聲着人遠接，怕不的船兒上有五十五座笙歌擺設。你為公事來到這些，不知你怎生做兀的關節？

〔衙內云〕小娘子，早是你來的早，若來的遲呵，小官歇息了也。〔正旦唱〕

【調笑令】若是賤妾，晚來些，相公船兒上黑黝黝的熟睡歇。則你那金牌勢劍身傍列，見官人遠離一射，索用甚從人攔當者。俺只待拖狗皮的拷斷他腰截。

〔衙內云〕李稍，我央及你，你替我做個落花媒人。你和張二嫂說，大夫人不許他，許他做第二個夫人。包髻團衫繡手巾，都是他受用的。〔李稍云〕相公放心，都在我身上。〔做見正旦科。云〕二嫂，你有福也。相公說來，大夫人不許你，許你做第二個夫人。包髻團衫袖腿

元由書
綳。〔正旦云〕敢是繡手巾？〔李稍云〕正是繡手巾。〔正旦云〕我不信，等我自問相公去！

〔正旦見衙內科。云〕相公，恰纔李稍說的那話，可真個是相公說來？〔衙內云〕是小官說

來。〔正旦云〕量媳婦有何才能，着相公如此般錯愛也。〔衙內云〕多謝多謝！小娘子就靠着

小官坐一坐，可也無傷。〔正旦云〕妾身不敢。〔唱〕

【鬼三臺】不是我誇貞烈，世不曾和個人兒熱。我醜則醜刁決古
慊，不由我見官人便心邪。我也立不的志節。官人你救黎民為人
須為徹，拿濫官殺人順見血。我呵只為你這眼去眉來，〔正旦與衙內做
意兒科唱〕使不着我那冰清玉潔。

〔衙內做喜科。云〕勿，勿，勿！〔張千與李稍做喜科。云〕勿，勿，勿！〔衙內云〕你兩

個怎的？〔李稍云〕大家要一要。〔正旦唱〕

【聖藥王】珠冠兒怎戴者，霞帔兒怎掛者，這三檐傘怎向頂門遮？
喚侍妾，簇捧者。我從來打魚船上扭的那身子兒別，替你穩坐七
香車。

〔衙內云〕小娘子，我出一對與你對：羅袖半翻鸚鵡盞。〔正旦云〕妾對：玉纖重整鳳凰衾。

〔衙內拍卓科。云〕妙，妙，妙！小娘子你莫非識字麼？〔正旦云〕妾身略識些撇豎點劃。

〔衙內云〕小娘子既然識字，小官再出一對：雞頭個個難舒頸。〔正旦云〕妾對：龍眼團團不轉睛。〔張千同李稍拍卓科。云〕妙，妙，妙！〔正旦云〕妾身難的遇着相公，乞賜珠玉。

〔衙內云〕哦，你要我贈你什麼詞賦？有，有，有！李稍將紙筆硯墨來。〔李稍做拿硯末科。

云〕相公，紙墨筆硯在此。〔衙內云〕我寫就了也。詞寄〔西江月〕。〔正旦云〕相公表白一遍

咱！〔衙內做念科。云〕夜月一天秋露，冷風萬里江湖。好花須有美人扶，情意不堪會處。仙

子初離月浦，嫦娥忽下雲衢。小詞倉卒對君書，付與你個知心人物。〔正旦云〕高才，高才！

我也回奉相公一首，詞寄〔夜行船〕。〔衙內云〕小娘子，你表白一遍咱！〔正旦做念科。云〕

花底雙雙鶯燕語，也勝他鳳只鸞孤。一霎恩情，片時雲雨，關連着宿緣前註。天保今生為眷

屬，但則願似水如魚。冷落江湖，團圓人月，相連着夜行船去。〔衙內云〕妙，妙，妙！你的

更勝似我的。小娘子俺和你慢慢的再飲幾杯。〔正旦云〕敢問相公，因甚麼要殺白士中！〔衙

內云〕小娘子，你休問他。〔李稍云〕張二嫂，俺相公有勢劍在這裏。〔衙內云〕休與他看。

〔正旦云〕這個是勢劍！衙內見愛媳婦，借與我拿去治三日魚好那？〔衙內云〕便借與你。

〔張千云〕還有金牌哩！〔正旦云〕這個是金牌！衙內見愛我，與我打戒指兒罷。再有什麼？

〔李稍云〕這個是文書。〔正旦云〕這個便是買賣的合同。〔正旦做袖文書科。云〕相公再飲

一杯。〔衙內云〕酒勾了也。小娘子休唱前篇，則唱么篇。〔做醉科〕〔正旦云〕冷落江湖團圓

人月，相隨着夜行船去。〔親隨同李稍做睡科〕〔正旦云〕這廝都睡着了也！〔唱〕

【禿廝兒】那廝也忒懵懂玉山低起，着鬼祟醉眼乜斜。我將這金牌虎符都袖褪者，喚相公早醒些，快迭。

【絡絲娘】我且回身將楊衙內深深的拜謝，您娘向急颺颺船兒上去也。到家對兒夫盡分說，那一番週摺。

〔帶云〕慚愧，慚愧。〔唱〕

【收尾】從今不受人磨滅，穩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悅。俺這裏美孜孜在芙蓉帳笑春風，只他那冷清清楊柳岸伴殘月。〔下〕

〔衙內云〕張二嫂，張二嫂那裏去了？〔做失驚科。云〕〔李稍云〕張二嫂怎麼去了？看我的勢劍金牌，可在那裏？〔張千云〕就不見了金牌，還有勢劍共文書哩！〔李稍云〕連勢劍文書，都被他拿去了！〔衙內云〕似此怎了也？〔李稍唱〕

【馬鞍兒】想着想着跌腳兒叫，〔張千唱〕想着想着我難熬，〔衙內唱〕酩子裏愁腸酩子裏焦。〔衆合唱〕又不敢着傍人知道，則把他這好香燒，好香燒，呪的他熱肉兒跳。

〔衙內云〕這廝每扮戲那〔衆同下〕

趙盼兒風月救風塵

第一折

〔冲末扮周舍上〕〔詩云〕酒肉場中三十載，花星整照二十年。一生不識柴米價，只少花錢共酒錢。自家鄭州人氏，周同知的孩兒周舍是也。自小上花臺，做子弟。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，乃是宋引章。他一心待嫁我，我一心待妻他，爭奈他媽兒不肯。我今做買賣回來，今日特到他家去。一來去望媽兒，二來就題這門親事，多少是好。〔正卜兒同外旦上。云〕老身汴梁人氏，自身姓李，夫主姓宋，早年亡化已過。止有這個女孩兒，叫做宋引章。俺孩兒拆白道字，頂真續麻，無般不曉，無般不會。有鄭州周舍與孩兒作伴多年，一個要娶，一個要嫁，只是老身謊徹梢虛，怎麼便肯引章，那周舍親事，不是我百般板障，只怕你久後自家受苦。〔外旦云〕妳妳，不妨事。我一心則待要嫁他。〔卜兒云〕隨妳，隨妳！〔周舍上。云〕咱家周舍，來此正是他門首，只索進去。〔做見科〕〔外旦云〕周舍你來了也！〔周舍云〕我一徑的來問親事。母親如何？〔外旦云〕母親許了親事也！〔周舍云〕我見母親去！〔卜兒做見科〕〔周舍云〕母親，我一徑的來問這親事哩！〔卜兒云〕今日好日辰，我許了你，則休欺負俺孩兒。〔周舍云〕我并不敢欺負大姐。母親，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請下者，我便收拾來也。〔卜兒云〕大姐，你在家執料，我去請那一輩兒老姊妹去來。〔周舍詩云〕數載間費盡精神，到今朝纔許

成親。〔外旦云〕這都是天緣注定。〔卜兒云〕也還有不測風雲。〔同下〕〔外扮安秀實上。詩云〕劉蕡下第千年恨，範丹守志一生貧。料得蒼天如有意，斷然不負讀書人。小生姓安名秀實，洛陽人氏。自幼頗習儒業，學成滿腹文章。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，到此汴梁，有一歌者宋引章，和小生作伴。當初他要嫁我來，如今却嫁了周舍。他有個八拜交的姐姐是趙盼兒，我去與他勸一勸。有何不可？趙大姐在家麼？〔正旦扮趙盼兒上。云〕妾身趙盼兒是也。聽的有人叫門，我開門看咱。〔見科。云〕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妹夫。你那裏來？〔安秀實云〕我一徑的來相煩你，當初姨姨引章要嫁我來，如今却要嫁周舍。我央及你勸他一勸。〔正旦云〕當初這親事不許你來，如今又要嫁別人。端的姻緣事非同容易也呵！〔唱〕

【仙呂點絳脣】妓女追陪，覓錢一世，臨收計，怎做的百縱千隨，知重咱風流媚。

【混江龍】我想這姻緣匹配，少一時一刻強難為。如何可意，怎的相知？怕不便腳搭着腦杓成事早，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後遲？尋前程，覓下稍，恰便是黑海也似難尋覓。料的來人心不問，天理難欺。

【油葫蘆】姻緣簿全憑我共你，誰不待揀個稱意的！他每都揀來

揀去百千回。待嫁一個老實的又怕盡世兒難成對，待嫁一個聰俊的又怕半路裏輕拋棄。遮莫向狗溺處藏，遮莫向牛屎裏堆。忽地便喫了一個合撲地。那時節睜着眼怨他誰。

【天下樂】我想這先嫁的還不曾過幾日，早折的容也波儀，瘦似鬼。只教你難分說難告訴空泪垂。我看了些覓前程俏女娘，見了些鐵心腸男子輩，便一生裏孤眠我也直甚頹。

〔云〕妹夫，我可也待嫁個客人，有個比喻。〔安秀實云〕喻將何比？〔正旦唱〕

【那吒令】待妝個老實，學三從四德，爭奈是匪妓，都三心二意。端的是那裏，是三梢末尾。俺雖居在柳陌中、花街內，可是那件兒便宜。

【鵲踏枝】俺不是賣查梨，他可也逞刀錐。一個個敗壞人倫，喬做胡為。〔云〕但來兩三遭，不問那厮要錢，他便道這弟子敲鑊兒哩。〔唱〕但見俺有些兒不伶俐，便說是女娘家要哄騙東西。

【寄生草】他每有人愛為娼妓，有人愛作次妻。干家的乾落得淘閑氣，買虛的看取些羊羔利，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計。他正是南頭